



【域外走笔】

美国奥运选手 为何不感谢政府

□姚鸿恩

里约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女子10米气步枪射击金牌为美国选手特拉舍尔(上图)夺得。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拉舍尔,弗吉尼亚居民,今年19岁,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奥运结束后她将回到该大学继续上学,读二年级,专业为工程学。

按照中国的说法,她不是来自省市体委专业运动队,更不属于国家队。简而言之,是业余运动员。

美国奥运队员中还有来自基层工作的,比如教师、司机、服务员、水管工、屠宰工等,比赛完了,哪儿来哪儿去,该干吗还干吗。当然,绝大多数的业余运动员是来自学校的学生,利用暑假参赛,奥运结束回校上学,课余参加训练。

那么,这些业余运动员是如何培养出来、走上奥运之路的呢?

起跑线从幼儿园开始。美国的公立幼儿园读一年,是附属在小学里的。任何小学都有操场、体育馆和基本体育设施。跑步、跳高、小型的篮球、棒球、橄榄球之类,让孩子在玩耍中激发对体育的兴趣。中学的体育场馆更大,有的还有游泳池,夜晚和周末对外开放。到了高中,有些体育苗已经非常茁壮。

大学是体育人才的汇集地。著名的常春藤名校,其实原本代表的并非著名学术殿堂,而是体育赛事联盟。常春藤名校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每年都会提前招生,挖掘各地具有体育特长的高中生,提供全免费、包住宿与膳食等优厚待遇,抢夺体育尖子。

美国的公立中小学资金来源主要是当地房产税。公立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捐款和学费,总之,都是来自纳税人,纳税人的子女理所当然地享有教育(包括体育培训)的权益。此外,各个市镇都有各种体育设施,供社区居民使用。比如,我在夏威夷住处的所在镇,人口不到5万,一共有7个康乐中心,都有游泳池和体育馆,供本镇居民使用,基本都是免费的,因为居民已经交了房产

税和管理费。

对有些体育苗来说,中小学和社区资源难以满足体育尖子的高端需求,那就得去私立的体育培训学校或者找私人教练。这好比中国父母送孩子去上课余兴趣班或请家教。主要区别是:美国人看重的是体育,而中国人热衷的是智育。

上课余班或找私人教练是要花钱的,所以若无必要,美国父母不会轻易“慷慨解囊”。2008年奥运会,美国女孩肖恩夺得女子体操全能金牌。她3岁时爬上爬下,非常好动,父母觉得她的能量需要释放,就将她送去学舞蹈、学体操。6岁时,有幸遇上恩师乔良。乔良原为中国著名男子体操运动员,退役后移居美国爱荷华州得梅因市,开办了一所体操学校。乔良精心培育,肖恩如沐春风,迅速成长为奥运新秀。肖恩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会计,送肖恩去学体操,是迫于她的多动麻烦,并非为了“望女成凤”。

特拉舍尔的背景则很不相同。她是受到祖父、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影响而走上射击之路的。美国媒体报道,她8岁时就对祖父打猎感到好奇。不过,等到15岁时,父亲才让她学习射击。一次,特拉舍尔跟随父亲和两个哥哥打猎。在他们坐下休息吃午餐时,突然她父亲对她说,她后方有头鹿。特拉舍尔迅即抓起枪,瞄准了,“砰”的一下,就把那头鹿击倒了。

特拉舍尔信心爆棚。她在上学课余时间继续坚持练习射击,技术日益精湛。她积极参加各个层次的射击比赛,崭露头角。2014年,青少年奥运会的女子50米气枪射击比赛中,她获得了第三名。2015年,弗吉尼亚州气枪射击比赛,她荣获冠军。2015年,美国射击全国锦标赛中,她赢得青少年50米射击冠军以及其他多项奖牌。2016年,美国奥运代表团选拔赛中,她在女子50米三姿射击比赛中夺得第一,从而顺利进入2016年里约奥运美国代表团名单。

特拉舍尔的奥运之路,大体就是美国其他奥运队员的必

经之路。基本途径是:小时候参加体育活动,根据特长选择一项,在就读的学校接受培训,或者上私立体校、找私人教练。参加各个层次的比赛,如校际、地区、全州、全国乃至国际比赛。最后,参加美国奥运队选拔赛,取得入选资格,加入美国代表团,代表美国出征。所有的比赛,都以成绩说话,优胜劣汰。

国家大学体育协会是推选奥运队员的极其重要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NCAA是个业余体育协会,包括了美国和加拿大的1281个体育协会。据报道,参加里约奥运会的554名运动员中,美国代表团的多数团员是NCAA的学生运动员,共有417名是即将入学、在学和已毕业的大学生。

美国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体育特色。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射击项目是全美领先的。若从学术综合排名来看,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该校在全美大学排名175,显然比不上名列前茅的顶级大学。但是,吸引特拉舍尔的是该校的射击强项。美国人讲究实际,不图虚名,否则她早跳槽到常春藤名校了。

培育体育苗子,进军奥运之路,美国与中国各行其是。中国基本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政府得花很多银子;而美国是“民间散养,用时选拔”,政府不花一个银币,如同毛泽东时代所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且,中国运动员获得奖金,可以免税;而美国运动员获得奖金是要交所得税的,金牌2.5万美元,银牌1.5万美元,铜牌1万美元,都得交税。甚至连奖牌都要折算成美元交税,上次奥运金牌价值675美元,银牌价值385美元,铜牌只值5美元,统统要交税,税率为35%。所以,中国运动员获奖,总要挨个衷心感谢一番,而美国运动员获奖,从来不感谢政府,感谢最多的是:“我的父母”,“我的教练”,“我的学校”。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著有《美国民生实录》一书)

【窥海斋】

关于柳树的罗曼蒂克

□林少华

村上显然是个喜欢树的人,名字就叫“春树”。喜欢什么树呢?和济南人一样,喜欢柳树。喏,小品文合集《村上广播》里面有一篇题为《柳树为我哭泣》:“喜欢柳树吗?我可是相当喜欢。一次我找到一棵树形端庄的柳树,请人栽进院子。兴之所至,搬一把椅子在树下悠然看书。冬天到底寒冷,但春天到夏初时节,纤细的绿叶迎风摇曳,沙沙低语,令人心旷神怡。”文中还比较了英美日语境中柳树印象的差异:“美国老歌有一首《柳树为我哭泣》(Willow weep for Me),比莉·霍丽戴唱得优美动人。歌的内容是一个被恋人抛弃的人对着柳树如泣如诉。为什么柳树要为谁哭泣?这是因为英语圈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之故。而weep一词,除了‘啜泣’这个本来含义之外,还有树枝柔软下垂的意思。因此,在英美文化中长大的人一看见柳树,脑海难免浮现出‘啊,柳树别哭哭啼啼的’这样的印象。相比之下,在日本,一提起柳树,就马上想起‘飘飘忽忽’的妖婆。”那么,中国呢?文章最后写道:“据说过去的中国女性在即将和所爱的人天各一方之际,折下柳枝悄悄递给对方。因为柔软的柳枝很难折断,所以那条柳枝中含有‘返=归’的情思。够罗曼蒂克的,妙!”

概而言之,同是柳树(垂柳),对于英美,是哭哭啼啼的鼻涕鬼;对于日本,是飘飘忽忽的老妖婆;对于中国女性,是缠缠绵绵的盼归情思。不用说,鼻涕鬼烦人,老妖婆吓人,唯独中国女性的情思动人,妙!

至于是否果真如此和何以如此的学术性理由,村上没做深入研究。毕竟小品文不是论文,村上也并非比较文化学者。作为我,欧美从未涉足,日本住过五年。回想起来,日本房前屋后尤其自家小院,确乎鲜有柳树身影。是啊,谁家喜欢“飘飘忽忽的妖婆”呢?村上之所以说他相当喜欢,大概一是因为村上没有小孩,二是因为村上深受西方影响。

我也喜欢柳树,相当喜欢。也许因为在小山村长大之故,我从小就喜欢树,尤其喜欢柳树。小山村的村口有一口轱辘井,井旁有一棵歪脖子柳树——对了,较之“树形端庄”的柳树,我分外中意歪脖子柳树,一看见歪脖子柳树我就歪起脖子看得出神——三伏时节,我和弟弟在柳树下将黄瓜和偶尔偷来的西瓜投进井里。估计凉了透,便用桶打捞出来,在柳树下迫不及待地“咔嚓”一口。一口就从脑门儿一直凉到脚后跟,那才叫痛快,才叫爽。这么着,柳树阴、轱辘井和“咔嚓”一口,构成了几时的我对幸福最初的感受和理解。

及至小学三四年级,我和弟弟时不时提着大肚玻璃瓶或推着手推车去十里外的小镇打豆油、领粮或者磨米。走过一个几百人的大村庄,路旁有一棵同是垂柳的柳树,脖子同样有点儿歪,又粗又高,离很远就看见了,知道路走完一半了,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脚步随之加快。到了树下,我们就像到家了似的歪在树阴下擦一把汗。春天树刚发芽的时候,弟弟会拧一支柳笛吹一阵子。声音嘹亮悠长,给我们以小小的欢乐和鼓舞。

想起来了,一次弟弟拧柳笛时,我扯了两条拇指粗的树枝,回家插在院门旁边低些的地方。发芽后一阵又一阵猛长,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有两个我高了。我当然没柳树长得快,但我当然不是柳树,已经约略懂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微妙意味了,每每在月下对着婀娜的柳梢让自己的思绪跑得很远很远。可以说,是柳树给了我最初的审美遐想和贫苦生活中的罗曼蒂克……令人痛心的是,十年前老院门这棵柳树和井口那棵歪脖子柳树,连同老屋被采石场整个埋在了山一般高的废石渣下,路旁那棵又粗又高的柳树也已没了踪影。

这么着,几年前的暑假我在小镇边上买得一处农家院落,转年春天就在院门外栽了五棵柳树。现在已有碗口粗了,个头比房脊还高。此刻我正面对着五棵柳树写这篇小稿。柳树真是风姿绰约、仪态万方。清晨,一身玉露;傍晚,满树夕阳;入夜,月上梢头。碧空如洗,它勾勒无数优美的弧形;烟雨迷离,它幻化出缠绵悱恻的梦境。在城里,每当我想起乡下这五棵柳树,心底就静静涌起难以言喻的满足和欣喜,柳树甚至成了乡愁的载体和凭依。这也是我喜欢去“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济南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柳树,比之村上的柳树,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喜欢搬一把椅子在柳树下看书。而差异也至少有一点:他看英国作家布克伍德的小说《孤岛柳林》,我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之人格境界固然遥不可及,惟其“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或可约略近之。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